

史通通釋

冊四

史通通釋卷八

內篇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作符朗則比跡

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

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釋篇言模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

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古者

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

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

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脫思

欲攢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

殺

集內殺多作煞

其大夫李斯夫

一脫此三字

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書大夫第一則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

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

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

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

或作但疑當作昔

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稱我第二則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

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

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

一作

典午之善政同

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

釋

擬襲忘亡第三則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

原音

魯以行

一作

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

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

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

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

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

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仿王正五

第四則

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

云何以書記某

舊作其

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

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

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

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

且

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

傳首不

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

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

政

此下當有五字脫簡也

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

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

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

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

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

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字擬

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

昔

一本誤多謝承二字

家語有云蒼梧

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

一多則字

爲讓非讓道也

又揚子法言曰士

士一脫

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

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

一有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民

一作此韓子所以著五

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

字之

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

而一字無

巍然自謂五

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心

總評貌同而異至此東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

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

一作

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立

互一作

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

賤爲匹夫栖皇

舊作惶

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

哉

此段總挈貌異心同意

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

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

焉

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爲式也

蓋君父見害臣子

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

而云彭生乘公公

舊脫一字

薨於車

桓十

如干寶晉紀

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

舊多又字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不忍斥書之

法第一則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

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

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

二字疑

江

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

舊徐字

江湛無

湛字

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

一作

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

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

叔牂

一作子臧

並誤

前稱子產則次見國

當作

僑其類

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

舊誤

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書人名字互見之法第三則

左氏與論語

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

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

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

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

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傳論

語敘應對省曰字之法第四則

善人君子

四字通泛恐有誤

功業不書見於

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

舊誤作隋

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桓六

至蕭方等

等一脫

三十國春秋

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

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彰美不待實敘之法第五則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

混說無取睠

與眷通同顧之義

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

哭昭子曰子

子一脫

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

昭二十一

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

師左氏書預兆後省之法第六則

蓋文雖缺略理

甚昭著此立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

而云上

當作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宣十夫不

言攀舟

恐脫擾字

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

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

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

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師左氏敘事片言蔽全形

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

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釋

結到教人學古神似
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蘧啓疆對

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敘一人各封字諡傳

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僑之為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

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

並從竹符符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

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

百餘篇

江外忘亡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為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

千寶乃套用其

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吳志後主皓歸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

春王正月

春秋傳元年春王正月按杜注云言

秋繫正於王者別魯史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

心

帝正月

元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

帝正月史通仍不糾及愚前言

陵字立政

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

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

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

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

此字之曰云云於史家所稱不名之將軍儀同三司按

蒼梧人

按此事俗本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

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

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

語篇也蒼梧人語作蒼梧燒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

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

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

色甚厲坐散俱出省據窗受劍推排之殆於傾倒及

劭之入獄湛直上省據窗受劍推排之意不撓宋書徽

深作微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

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

事知是史通衍文也

羊斟叔牂左傳宣二鄭公子歸元殺羊食士其御宋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事馬

然也對曰非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

有但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不可稱國僑王伯厚嘗

桓玄敬道

按本傳玄字敬道又敬道不可得於所論書法未史

與桓事有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語蓋史

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欵及俱被

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遠往謝湛曰老父恃殷景

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文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

張長史乎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

去問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

蕭方等

見稱

慕容恪在

晉載記恪字玄恭數之第四子也孰將

嗣位封太原王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

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

異小

七中華書局影印

槩血滿袖

北齊武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

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

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

室離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

似龍而非龍也

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

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

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

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

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

於是

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

事之所摠括粗得於茲矣

釋

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

者乃書之也

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

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

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

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三科以補五志也亦

不與後文關貼

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

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釋

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

者大政與煩猥反對是為首截

但自

自一字無

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

不法則何以示後

釋

提中節三截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

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

立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

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

其所失也

譏馬班引用成語以見

尋班馬二史咸

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瘡夫雖自卜者審而自

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

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節中作頓挫

苟目

或譏

前哲之指

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

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

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

其說散見諸篇之中

此其大

較也必伸以紂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

子曰於予何誅於此

此一字無

數家見之矣

釋

此節兩層皆從事理

乖違處論書事之失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

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

若存若亡最圓

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棻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

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

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節中頓挫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

事委巷瑣言非關軍國興亡者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

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釋此節兩層從物異徵驗邊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

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

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

王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節中頓挫又自魏晉已

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一作調謹

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

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國史而濫入矣至如王思狂

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

吏以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

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

爲之撫掌

一作拊

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

釋

此篇兩層從詭誕譏諧邊論書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略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爲中載

大抵

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

釋

提後

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

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尙書春秋

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

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

相欺故德彌少而瑞

或作祥

彌多政逾劣而祥

或作瑞

逾

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

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

無別其煩一也

釋

後寫符瑞爲四煩之一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

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長一作

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

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疑威字德所及此皆國之大

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

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

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

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

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釋常朝入紀為四煩之二愚謂有事入覲即臣子亦當書若乃一作若百職一作非

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

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

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

其實而有其名南北諸史以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後大抵皆然

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釋**虛銜滿載為四煩之

三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

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

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

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

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字乃敘其名

位一二或一作無遺此實家諫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

贊錄世官爲四煩之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作近古足驗積

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

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謂矣釋總繳書事四煩後截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

可書而紀一作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

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

諸鄰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

黃能

一作熊

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

見後篇元凱注

或五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

列商君傳

則知當時正史流

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禱杙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釋

此節反以遺缺圓其說是餘文既而

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

殊一作

馬遷所書比三傳而

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

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

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

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釋

末又帶及經傳正史

之外掇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按書事與敘事篇各義敘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

法戒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

引正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高語在荀紀

班譏司馬見多探蹟一篇此

傅玄貶班晉書傳玄字休奔御史中丞還太僕撰

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吞燕卵鄭氏商頌譜有城氏之帝名簡狄吞卵

鳥燕燕

啓龍縈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縈孤箕服寶

為二龍王請其縈藏之而孕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

之縈流於庭童安遭之而

厲壞門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

左哀七年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公孫彊好弋說之去之因訪政事有

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去之因訪政事有

江使返璧

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容

圮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圮橋

按圮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廩君槃瓠

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

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

世說俗說

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恚怒自起驅蠅不能得還

取筆擲地

踏壞之

持螯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

拍浮酒船中便

膳痂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

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落牀上取

悉禿取以飼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

不問瘡痂常以罪遞互與

傷贅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

畏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

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

子之命

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

雞其聲殷云野雞漢書郊祀志一作雉

魯獲如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以

狩不言之大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孔子則曰：「孰為來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則曰：「孰為來者？」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

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

時呼韓邪單于稽侯犂來朝，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

蕭慎來庭

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入蠻

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

慎來獻石柶。紹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

黃能之崇

晉語：鄭簡公使客館，問君疾，對曰：「今有

夢黃能入于寢門，入殺乎所厲鬼邪？子產曰：「昔者

為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年，晉實繼之，其或者

未舉夏郊邪？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叔向

謝拾沈遺

謝綽宋拾遺十章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釋

此篇前半以有關法戒之人當見史冊爲說

觀夫文籍肇

剏史有尙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閔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世亦作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

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

尚書春秋有闕開端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

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

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其言與探蹟篇不相顧

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一脫事所

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

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

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

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

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關

觀東漢

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

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

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

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

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

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道一作不移

飲鳩而絕雖古之鉏麴義烈二宜何以加諸鮑昭文宗

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襄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

申其褒獎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上言當傳而不立傳者下言不必專傳

而傳者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書名竹帛者

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

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

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尙書三叛見於春秋

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

亂常存滅興亡所繫

一作千本此三句中干既有關時政

故不可闕書

釋

此段轉關書善虛運書惡實拈皆有開國紀故不可闕載耳是引下之辭

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

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

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

釋

近史則庸

疎宵小亦書不足示戒矣

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

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

慈宋書之虞立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

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

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

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

釋

近史於尋常流品亦書不足示

勸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

簡牘無聞斯乃警所不該謂明不能遍理無足咎至若愚
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
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
其慎之哉

釋

單收後半不必
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
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
宜褻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
讜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心而炳俟
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
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
煩勞

元凱

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續凱
構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

伯之虎入仲熊高辛氏有季子入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土族也世濟其事美舜元臣布五教於四方

寒浞夏襄四昔有夏之獸方武羅伯因熊鬯龍圍而代

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隱以取其在西戎保西垂

飛廉惡來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惡來在西戎保西垂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散宜閣天乃與元凱等以關載為疑疎矣通

由余秦本紀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為笑則勞神矣使含淳德以遇其下

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由余聖人降秦

百里奚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虞君與

惟左傳之言滕秦穆姬者為井伯無百里奚之名

亦無奚名

蠡種

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與師伐吳不勝棲於會稽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蠡為

我守於國苑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

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四年

伐吳居軍三年遂滅吳

曹沫

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桓手劍曹子

無名左穀則三名曹不書曹沫無

劫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無

公儀休

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

管子小稱篇桓公使管仲鮑叔如莒時也管子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牛車下也按呂覽

甯戚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甯

甯戚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甯

田穰苴

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難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之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

旦三書互異識以備考時

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禱短述布歌單衣別歌曰南山研白

咸淮南作甯越至應邵述歌單衣別歌曰南山研白

師

薄昭

封附太見外威弟昭薄為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為皇厲

王恣重

不用漢昭子厲王書諫數之將

楊僕

有酷吏傳僕以千夫為吏非附傳不拜樓船將軍

顏馬

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龍眉過郎署見一逮三

好鬢武

景皓白問何老其老也對曰好臣顏駟文帝好以三

擢為都尉

上

史岑

參雕龍選注漢有兩史岑一在王莽末史岑之子

孝東觀

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之比者是也其問頗

與誰等

校書郎對前世史岑之武中興類帝問頗

和熹鄧

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

范曄

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誤也

元則

魏志輔政以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

兵輔

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諸許昌徵四方大

史通通卷八人物

中華書局聚

司農部官章曰徐之爽亦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

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族人滅

仲景耶遍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

於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

連載並注漢人漢未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

云仲景南陽人特舉出之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

論二方書錄二篇證合內外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

何楨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龕有文器大官自

後累世昌阜晉書何充傳充字

許詢世說文舉許掾及支年少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

亦在焉許便往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苦邪

按許掾即王詢也字玄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

謝傳諸王

秦嘉妻徐

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

爾淑答詩略云妾身今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

侍覲情敬兮有違君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

今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

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

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

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淑

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淑一晝臥流涕還

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客賈書還

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

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天下喪

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

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祀

張祿晉書忠義傳張祿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

費付祿密令燭帝祿既受命歎曰燭君求生何面

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

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

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

之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

瞻逸為河清頌序甚多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墨多作鮑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

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所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漢書樊鄴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也

許慈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為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

借時尋楚捷其矜己妬彼至於此

虞立進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

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

年八十九北史憲作臆

燕石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

見之掩口盧胡而笑曰

齊竽

韓子內儲說一聽竽齊宣王使不分責下則三百

人南郭處士焉一吹竽王說之宣

王死潛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史通通釋卷九

內篇

覈才 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

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

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難揀覈宜慎歷觀古之

作者若蔡邕劉峻一本峻獨不書徐陵劉炫之徒各

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一無侏儒一節而他

事可知釋首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案伯喈於朔方

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

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

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

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

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

釋一志篇論

評蔡邕與書孝標持

論談

析一作

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

一志直論

是

文章

句恐有

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

陳范者也

釋

劉峻評

孝穆在齊有志

於一

字梁史及還

江左

而一有

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

亦猶灑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

卜者審矣

釋

徐陵評

光伯以洪儒碩學而屯遭不遇

觀

一無

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

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

釋

層一

評劉炫

心撰述猶難輕許則史才豈易言哉

○上分覈四入見如此名才富

昔尼父有言

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

世異文之與史較

一作

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

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

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

何釋文至此提出本篇論旨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

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

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諤頌之文蕭

繹江淹直究一作成銘贊之序序字似温子昇尤工一作

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字作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

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

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

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

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麗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

每當有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

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說連章累牘罕逢微

史通通釋卷九 駁才 中華書局聚

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爲一作共當時莫之敢侮假

令其其一無其字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

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

歠醯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

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也一無釋此節趁

之所趨搭到任之者之所取風昔傅玄毅非有云脫

尚同歸將志古者反不見收矣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

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

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

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

以上並傳玄語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尙矣斯則自古之一有所

歎豈獨當今者哉字一無當釋未以古語證之眼在拘

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爲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旣興文筆難乎爲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爲偶者必拙爲疎當公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敘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瞋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觀其敘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爲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爲俳體正所謂拘於時

者乎然其言已爲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

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由叛外

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

侯別有本

朔方上書

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

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

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前志所有舊事與臣欲

左唯陞下留神章

自敘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

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復

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

傳本集
皆不見

光伯自敘

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河

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

間于時盜賊叢起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兩散

敘風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

撰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

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

華約為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

守山東

指此也

羅含

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

琳琅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

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

即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

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

史通通釋卷九 賦才 四 中華書局聚

蕭繹

名繹即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爲布衣之交著作

多行於世

江淹

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

史十

溫子昇

事見敘

盧思道

北史盧思道傳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

長安終散騎侍郎參

麗詞

賦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

辭高下相須臾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

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營麗辭率然成對

江總

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

陳暄孔範等十

庾信

北史徐文苑傳庾信字子陵及信並爲梁中庶

士父元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

庾體焉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

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踏駁

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魏都賦謀踏駁於王義按乘舛也本訓色雜或作踏駁義

亦可借後世書有作踏駁者踏訓小步失其義矣

沮誦失路

升庵外集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

古筆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

按史記屈原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

即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傅玄有言

傅玄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

陳尹

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詰校書部除蘭臺令

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

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問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

知是陳宗字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之敏字幼季才

杜馬

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譏嫌徙北地皇太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

召見嚴進對閔雅詔留仁壽闈與校
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

後漢文苑傳劉珍字融校定東觀百家

又詔與駟駮作尚書所以來名臣傳二十篇及卒輝傳

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彪韓說等補

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等

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

觀朱穆不及續史事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乎一字無案屈原離騷經

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

敘發跡實基於此此以賦體自述降及司馬相如

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

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此則敘體所

者先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讀文園之近作模楷

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
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釋至太

史公則歷述先世而敘體備遂尋馬遷史記上自軒

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闢道路絲長故其自敘始於氏

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

年

釋

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

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

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

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

一作

踰於本書遠矣而後

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

謀一作

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

每一作

見其失者矣

釋此為初段

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書止述本朝而亦追敘遠代此習一起攀仰成風然自敘

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

實錄而相如自序乃

舊論

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

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釋

此兩層與

論旨反離言自敘之過過在鋪張而相如不夫自媒嫌自汙王充醜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

自銜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

舊作所誤

取案

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

也又曰吾每自

一作依經

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

吾之先

一作依經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

舊無之字

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

與通

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

各言

見一作

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

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

恐誤或當

作梅

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

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

以自牧者歟

此節乃本篇正調爲

自敘誇尚者進規

又近古人倫喜

稱閎閎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

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

氏之初淳維

當作始均

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

舊訛作南馬

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烟

先約烟一作約先後非

之言

一作序

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

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

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

舊作古

失之彌遠者矣蓋

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
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釋

末節極之於冒承
非鬼而誇情莫齷

矣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
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
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卽其自傳
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傳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
觸類而長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爲
踵事以浼身證祖爲失體以誇尙妄承爲進規核
而辯迨後官局分編
序傳之例遂廢。篇當次前序例題目之間
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
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諡則文武成宣以官則
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

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
陶秦旣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尙官七相
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
晉宋因之賈氏焉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
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
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梁有令僕者爲華腴
尙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乙姓散騎
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謂之四姓又唐
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尙閥閱嫁娶取貲謂之賣
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
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
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
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取其家無名更令

孔志約楊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
縉紳取焉目為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
來諸志錄皆散佚云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
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
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
氏又言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
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為
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叔孫豹
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今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今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余曰正則

今字余曰靈均按庚信哀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敘為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

為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

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

於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

全書也而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之

遠徵近錄

按漢書敘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

平年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

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邛令王吉為具召之

君夜士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

其先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

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

沈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

學子名母

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曰堯舜名而名其

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願子之母也母曰

後也

三千之罪孝經三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

揚雄自敘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蓋疎謬也據

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敘注已見之

魏文帝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

傅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

陶梅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叔真王

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陶法也王隱在坐

好議論自敘之按陶生許劭之鄉

葛洪抱朴子自敘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

蚌登荆山者拾玉而弃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安是為孫陸終娶鬼方氏

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為附庸

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

敬他

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悌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

舊作錄遠略近誤

則知史之詳略不

均其爲辨

舊作惠誤

者久矣

釋

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

譌遂與通篇抵牾

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

云正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

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並史議原文

又

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

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

並優劣論

原文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

次孟堅爲甚

甚舊作非恐誤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

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釋

首提後史益煩爲論案乃先舉于張兩議以啓辨端

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

諸亦猶

古由通

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釋

揭勢字輒求是篇的

其本意略而論之

釋

此下對兩議分辨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

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

言一論

吉凶大事

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

一作

盟而

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

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

遠一作非

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

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

一作

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

事一作

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

原注

杜預釋例云公文公已下亦六公書日

遺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

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此

此

一作正明隨

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

釋

此節兩層言左

史通通卷七頁八十一中華書局聚

况左亦有不能約之時干之言豈定論乎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

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轡軒之使月

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北府字舊譌徵事於

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

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得不煩之勢張乃降

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

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

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即後漢書

也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勢有必然者但今范史短

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馬是也夫英賢所出何國

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

謝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

一作安非蜀中巴梁語詳於二一作非國蜀志最短何以云然恐兼壽所撰益

都者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

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

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

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煩又各因其勢也○已上皆

循序推出夫論史之煩省者者一無字但當要一作其事有妄

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骨論當否不

論多少詢篤論也且必謂正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

叔孫志夢於天駘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

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

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

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

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從可知矣此節更就

千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義言又古今有殊澆淳不

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

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

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

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

夫差旣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

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

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

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同舊作限一槩以成書將恐

學者必諾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

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皆有華謝之所編皆後漢書

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亦謬乎故曰論史

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
謂也

釋

後節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
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
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
厚薄多少說理尤爲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
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敘
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
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
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幹旋前論偏枯更可識
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
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略近詳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

按文之誤從劉貴

令昇世偉

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二體篇

介葛

見言語篇

天賦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而

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

曰唯遂使爲豎

有寵卒亂其室

出顧曰吾不如此

棄甲

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

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

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燬乃殺難爲食以謝客明

言上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

謂圖美于女間遺闕氏云欲獻之關氏畏其奪己寵因

是謂圖美于女間遺闕氏云欲獻之關氏畏其奪己寵因

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後二年徵故

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袂小舉手

零陵帝乃曰武陵

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

關將軍楊僕數有大功取為關外民上書乞徙關

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

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

楊僕一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

城濮鄆陵城濮事在春秋晉楚十八鄆陵事在成十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
物篇又左哀元
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思妻之二姚而邑諸
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思妻之二姚而邑諸
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
載之凡數卷

桓玄宋祖

宋晉書之武帝紀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
宋晉書之武帝紀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
並載其傳

事亦
數卷

爲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
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季太傅
小字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

陸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
萬餘人趨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

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按魏志蜀
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
疑想間張生玉穀至共勘之揀所兩有

汰所兩羨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
一字不爽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本一〕議者苟嗤沈約梁人文著宋書衍顯字子著齊

書蕭之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

威字彥亦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又一〕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蕭衍字子顯

蕭所記事孫盛字安國晉人習鑿齒字彥威亦

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文夾注之互混

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邢子才言日思誤書更

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禁為之解頤

史通通釋卷九

史通通釋卷十

內篇

雜述

第三十四○雜述
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

舊作昔

三墳五典春秋禱杙即當作

上代帝王之

書中古

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

釋

篇首所列
皆謂紀載

正書用以
托起雜述

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

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

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

由來尚矣

釋

標出雜述家
數開自此類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

流別殊途並驚

釋

落到後所
論列者

權而爲論其流有十焉

一曰偏紀

一作記
後同

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

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

十曰都邑簿

釋

先釐別
其門類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

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

以一有公字一

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

當作帝

紀姚最

最舊脫

梁昭

昭舊脫

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

釋

此謂短述之書但近事而非全史

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

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

之謂小錄者也

釋

此謂私志之書各錄知交而非正史

國史之任記事

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

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

遺此之謂逸事者也

釋

此謂掇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街談巷議

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

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尙語錄陽玠松

或作松玠

談數此之謂瑣言者也

釋

此謂諧噱之書略資供史料止助談資汝

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

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一作汝南先賢陳

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

鄉邦舊德之書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

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

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釋此謂門

之書比史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

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

民二字恐誤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此謂甄錄貞範之書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

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志怪

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

也此謂搜探怪異之書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

足當外史勸誠乃佳

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

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

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風土人物言其類帝王桑梓

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

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

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

條書四十種各依其類而舉其概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

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

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

之資焉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

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

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僞不別

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

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

釋

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誕故著

此戒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諢俾夫樞機者藉

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

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

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釋

第四條之得失此條

所戒宜用書紳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

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

或作炳非

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釋

第五條之得失鄉賢升送年增歲益閱此爲之起疑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

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隋則

其錄猶

雖一作非

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

釋

第六

條之得失世家子當味其言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

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

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

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失前注言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

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練或作氣可以益壽

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

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

其義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地里書者若朱

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

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士

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

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士名俚鄙

館之戒居志都邑簿者如宮闕一作陵廟街廛郭邑辨

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

濫博而無限於一字疑皆衍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

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論一譌遂使學

者觀之瞽亂而難紀也釋寸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於

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

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覩縷故粗陳

梗槩且同自鄒無足譏焉釋此節總結十品括出史

名亦皆史之雜流也又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

以不悉數者括其餘然字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

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

於此科釋此又就子家者流別蓋語曰衆聚一作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

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褻殘固難以接

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

有旨哉釋至此統攝全篇然則作然而用用芻蕘之言明王

中華書局聚

一作主

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

當作欲

博聞

舊事多識其

恐當作奇

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

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

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

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釋

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

乘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

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羸其

類可知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

無塵點耳非教天下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

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

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者閑文紀猛以濟

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爲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

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弘景合而錄之言華葉形色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言華

夏禹山經

胡涓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于曰大禹行而見

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屬也尤表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尤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公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

謂漢獻帝禪魏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後事訖
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
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
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

省之字耳無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
卷按隋志無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
卷按隋志無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

小錄四種子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
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元蕭世誠懷舊志
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志

盧思道撰一卷按子知己傳隋唐志
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元蕭世誠懷舊志

逸事四種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所得凡春秋家皆簡
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謂是吳均及蕭
舊唐志葛洪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

賈依託顧協縉拾遺見書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
顧協撰縉拾遺見書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

謝拾沈沈大音四賦出而盡出
遺即此沈沈大音四賦出而盡出

瑣言四種見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裴榮期語林
也孔思尚語錄新舊唐志裴啓撰按裴榮期蓋其字

省志五五行章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
南北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南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南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南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南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郡書四種

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
汝南先賢傳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

五卷舊唐志

裴作裴錄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唐志探此為之其說詳序傳孫氏吳郡陸氏宗系十五卷

家傳三卷

殷敬撰唐志孫氏吳郡陸氏宗系十五卷陸景獻撰

人名陸宗系歷唐志

孫氏吳郡陸氏宗系十五卷陸景獻撰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為八篇

鴻仰慕前

世高士為四皓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

注字句旁者

傳寫誤耶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徐廣孝子傳新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忠臣傳但有

新舊唐志撰趙采無致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

志並云幽明撰錄二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

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荆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

篇龍門辛氏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

羅含湘中文獻經籍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未陽

則後人附益地理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

都邑簿四種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為葛洪或見岳撰本

篇陸機洛陽記隋唐志一宮殿無攷又按都邑簿

郡書地理更有辨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教主

洞冥拾遺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

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

記西晉隴西王嘉字推年撰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

劉昞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

朱贛闕駟朱贛按隋志里多零失見存四海經二

家又任助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

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見

撰十州志唐志
十州志十卷

辨職

第三十五卷

一作識誤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

一作

下無虛

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真

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

求真二字或作求其若此斯乃

若真二字或作求其若此斯乃

特一無爲難遇者矣

釋

泛從課職意

刷

史之爲務厥

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

之南史此其上也

秉直

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

冊者

高才博學名重一時

正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

冊者

高才博學名重一時

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徒多

苟三者並闕

復何爲者哉

釋

以三層實其難若是則道在得人專

任不在設局監領矣全籠起議

下將領局居局

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

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

必以大臣居首

釋

此下論領局之弊
落出近世故事

案晉起居注載

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

或誤

遂以武陵王

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

河間

識異淮南而輒以

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

釋

此推設領之始即就

初設抉出不稱來

既而齊撰禮書

舊作國史

和士開總知唐修本

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

影和

指撝馬鄭

舊作南董

亦因國史相承而誤

之前周勃張飛

影徐世勳

彈壓桐雷之右斯亦

怪矣

釋

遞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
不切定國史為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刻

觀其夾說本草可知所舉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
正以蹴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人改易強作解事

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

尤一少之

者若使直若南

史才若馬遷精勲

一作勤

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

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

夫一字

載言記事藉

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

準一作

的斯則可矣

釋

作折

筆情轉動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

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

無文虛糜高踞之狀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

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

取一作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辦

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噱一作笑可爲長歎

也釋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所引非人轉令敦古之士不樂就職矣領局之弊至此勦

住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

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

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

丟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上下此一喻作

局居局俱舍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

而人莫之省一作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

之見也

兩入字仍帶領局者

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

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

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

餐

一作食

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

於斯職哉

釋

此層蒙領局者卸入居局纂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開置史曹

馴致曠勤同匿流為偷閑奧窟矣

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觀

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

愛禮恠彼典刑者乎

釋

就虛循故事頓宕一筆

昔正明之修傳

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

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

一作焉

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

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廊宇跡參僚屬而後成

其事乎

釋

此正證設局纂修之非古而參僚屬句即繳歸領局者遲筆又捷

是以深

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結言惟其

如是志士所以取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贖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

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

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

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

加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爲

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叢

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

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扶根因尅傳染探癥結

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

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

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

不絳侯世家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

將軍

史佚

王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

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

倚相

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

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

晉起居注

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元熙凡二

徐州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

河獻淮南

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遊服又造

淮南王安好書致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倖傳和士開善此戲悟提疾世

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先收掌詔誥

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

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勳監統舊唐書李勳傳勳曹州人本姓徐

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

陶弘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

淳風并諸名鑿增損舊本仍令司空

李勳總監定之並圖合成本仍令司空

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獲紀徙辟陽侯審食人侍得幸

及為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太后通鑑秦紀文信侯

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幸之封毒長信侯

馬鄭見補周勃張飛史記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木疆

不好文學惠先帝時以列侯為太尉後據水斷橋瞋

益德豚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蜀志張飛字

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

克封西鄉侯謚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舊注荒史黃帝主鑿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

能處方附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

寧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敘篇

坐嘯畫諾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

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不樂不閑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

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

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

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

館地按史館第三年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

也禁近語云雖無老成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

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不曰詩云而

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

云曰語

正明避時

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

班固傳固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

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頽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

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仰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

自敘 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

釋直敘起不衍世系是自敘著書體非史家敘傳體也

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

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

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

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

釋

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殆由宿植

先

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其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

欲令博觀義

舊作議

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

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

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

釋

由其宿植之優遂得

年未弱冠創通全史胸貯皃白

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

心諸史我則未暇

釋

四語略頓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

是思有餘閑獲遂

一作遂

本願旅

一作旋

游京洛頗積歲

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

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

釋

至是并史流旁
雜靡不兼綜矣

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

者皆得之襟

亦作
衿

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

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

有一
字脫

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

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

舊脫
爲字

童子何知而敢輕

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

集果以二史

疑嘗
作事

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

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

釋

至是則進退羣
言中有定主矣

及年以

已通
過而字

立言悟日多常

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

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

牙期管
鮑倒用

味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

舊誤
作吳

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

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
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釋此蒙

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喜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

史籍之繇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
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
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
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
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

姚

姚一姚字

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

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

致一脫字驚

末

愚一作

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

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

敢

舊作

也釋此節敘到欲出手眼釐定羣既朝廷有

知意

之恐音字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

東觀

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

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每惟皇

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

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中會

奉詔預修唐疑當史及今上宗卽位又勅撰則天大

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

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言當有鑿柄相違齟齬難入

故其恐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

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

用於時而美恐當志不遂善志用左氏鬱快孤憤無

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

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此方敘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

道難行姑作史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

通以露本志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

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啟自托之端

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一作

不專一路故用另述無絕必商權而言則其流又衆釋四句上蓋仲尼既歿

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

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法言

理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

論衡生焉釋論衡主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

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

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五常異稟百行

殊執一作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

軌一作

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

生焉

人辨材志

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

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

銓

錯一作非

綜故陸景典語生焉

典語主評品

詞人屬文其

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殊一譎

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

文心雕龍

王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

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

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

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

脫一

固

以納諸胸中曾不帶

音董或

芥者矣此節穩括諸書與史

通推爲吐納託

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

鑒誠焉

一脫此

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

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
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
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
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

抑一脫此斯之謂也釋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

應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

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此

又專以子雲為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何者揚雄嘗

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

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

未作史通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

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

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

妄故作解嘲

漢書作謝

以訓

一論

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

言其短故作釋蒙

唐書傳不著

以拒之

其似三也

第三層在

既作史通後見主張

揚雄少爲苑跋

漢書作遠

劉歆所重及聞其撰

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苑之重雄者蓋貴其

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

理難一作難以

探蹟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

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

第四層通前後時情

而言見知希自貴

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

持特論

以自慰

四似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

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

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

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

堅朱則敬

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

不出公紀

續陸

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

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

之以血也

釋

末一層似却如旋以疑爲信今時後日問世只在微心從對面顯意○自昔梁

徵士至此一重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

敘亦不全乎敘傳也而專乎敘書也體例然也其

始循年銓綜其中况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

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

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

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

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

癥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

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

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
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
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
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
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
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
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
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
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
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
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敘事煩
飾爲深誠也而瑣噓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
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

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爲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喻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

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文章

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

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

多識典故前修撰格氏族及國史凡七人

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

暨屢數諸大勝以修其龍堅望見遽命撤之曰君

張說令揭大勝以修其龍堅望見遽命撤之曰君

子鳥取多尚人卒年七十餘證曰文按徐朱諸

人皆劉氏石友義取品概互證故探授加詳

牙期管鮑

列于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善哉吾於何逃聲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鮑

也子

永城朱敬則

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

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人形像焉

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

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

史官選以名求權重宰相古

何君賢臣所以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

接戰國為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新書允濟

嘗曰史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

壽求米僕耳

義興薛謙光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如

目擊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

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

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

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為所構出開元中轉太子賓

客以與太子同名勅

賜名登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冲

舊書本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曰下之傑甚

上猶蓄聚以資也脯膳充腹以滋味者多願以小人

桂以防病疾門下賓客甚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

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

未有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

撰古今雜說晉元帝出小史牛金之

嘗著論辯說中篇牛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

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張說誣證魏元忠子

忠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琛等激勵苦心不故轉禍為

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

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公兢實書之其草

故在說屢斬改世謂今董狐之情何

壽春裴懷古

舊書良史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歷

至虜廷默殺之立抗辭曰南面守忠以將就死不毀節以懷

求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歸幽州都督

豐軍稱其七人取士信臨古不參史為國名將云按所

觀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原文安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為內書二招致賓客方術

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蓋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

解烈

法言論衡揚雄法言見探撰贊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識時俗嫌疑自敏俗間行語

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以為才舉爾所

知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焉政之要舉爾所

正俗最在上也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無形無形

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

雖云浮淺然其難矣語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論黃初中尚書郎作

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史部中得劉劭之類百餘

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才質之兼偏

典語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舊唐志陸景撰典語十卷按

是孰

文心

南史人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

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五

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

孝標比敬通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

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

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

至身操井白余有悍室亦家道轉軻三同也其異

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

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敬通

蕙芥相如上林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

菓蒂之蒂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

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目自

號曰解謝雄好古而樂道用侯芭嘗從雄居受其時

唯劉歆及范逵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時

用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也張衡後人

崔實與五經者披讀太玄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

心實與五經者披讀太玄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

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

之絕倫又法言宋宋咸序法言者蓋時有請問于

雲也東晉李軌為之應注

淚盡繼血說苑權謀篇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有錄之末今依目補

山堂考索紕繆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

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

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氏疎於原始

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

史通通釋卷十